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四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瞿　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嘉增

謄録監生臣邱步蟾

經濟類編卷四十五

明 馮琦 馮瑗 撰

禮儀類七

喪二十一則

檀弓喪禮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

心喪三年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

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

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

功不以服勤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曾子弔于負夏主人既祖填地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

飯于牖下小斂于户内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

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于喪請
班諸兄弟之貧者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
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
哭踊有節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
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
而厚之者也　子思之母死于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
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
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

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

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

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

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

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

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喪不慮

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

庶氏之母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于他室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為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為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漢宣帝有喪者勿繇事詔　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令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令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歛送終盡其子道

劉愷行喪禮議　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葢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平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

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也

陳忠大臣行三年喪疏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

不得終竟子道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禄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兹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

晉愍帝正旦將作樂熊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宫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怨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令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

之心不名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于來令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令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

帝納之

琅琊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為其國上卿將用丁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

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為琅琊王郎中令會哀薨譚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

于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于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于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令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于臣為君服亦宜以君為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為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

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為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為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于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

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顧和乃奏
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
其本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
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
統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
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
厚談者莫以為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穨替始
于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

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所獻納雖權臣不茍阿撓
顧和拜銀青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為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于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下詔曰百

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

姚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

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侮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于朝賢哉其一依嵩議

任昉上蕭太傅奪禮啓　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禄祈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

陳茲啟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吉之資限役
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
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
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
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
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啟事陳聞

唐魏徵定服制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
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

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為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族姨乃外成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每稱甥舅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實逐末棄本葢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在兹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葢引而進之也嫂叔不服葢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朞未嘗同居則不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

夫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濶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

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顔弘都則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于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遐想以為尊卑之叙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

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
信六籍所不能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所守互有異
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
請加為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衆子
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
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
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
朝臣被推劾朞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竊以刑

辟之說世輕世重防奸慮禍異代同歸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禹興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乃哲王盛德稱之自遠爰逮近古漸為深防刑人不在君側雖著禮經子孫緣于父祖猶無定式故張湯伏辜安世為漢朝名相嵇康就戮延祖為晉室忠臣是知君有刑臣之道下無讐天之義至于子孫方之昆弟愛敬不同非無等級考之刑憲參詳古今科條既殊節文又異量輕重以原情因親踈以定制踈而不漏簡而易從示無私

之心坦至公之路論德則可大為法則可久理不失不害意因循弗革竊為未允至若被推劾者期以上親不許入內此由罪狀初發君怒未息父子兄弟義不自安上展睿聖之心下申恐懼之意且不聽入未為失理依舊不改亦非乖謬

顏師古嫂叔舅服議　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易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寔為舛駁特降緦紵禫革遺謬歷

代之所不寤儒者於是未詳超然玄覽獨照深致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况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貲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于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縞素已獨晏然玄黃莫改靜言至理殊非弘通無益闗防實開淪薄相為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仲尼之胄為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于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小功舅乃緦

麻曲生異議兹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宻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情謂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為舅小功同于姨服則親疎中節名數有倫惟薄之制更嚴内外之序增睦至於舅姑為婦其服太輕冢婦止于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兼極略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己子之妻槪其減降又是厚薄乖衷義理相刑以類而言未為允協今請冢婦朞服

衆服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笲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

元行中父在為母及舅姨嫂叔服議　夫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葢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則有申有壓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周情理俱殺者葢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為

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葢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于事父以事君孝莫大于嚴父故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壓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異于飛走别于華夷羲農堯舜莫之異也文武周孔所同遵也今若捨尊壓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于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為難從謹

詳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為當

高郢子游麻衰議　衛司寇惠子之喪也其子虎見廢不得為嗣子游為之麻衰以譏之將軍文子既悟而虎得復位載在禮典先儒是非之說禮闕戲人書曰盛德不狎侮使彌牟能知禮也是君子也當書直以救失為不知禮耶是小人也當矜其不能提耳喻之何狎侮之為乎覩文子未正虎位非不知也重違惠子之志將俟告者而行之偃奈何以廣自許以狎待

人重其語言輕其重服乗人之失伐已之明又非美之
位不可謂無辱且多識前言以匡其失而回適若此設
使立人之朝謀人之政至于講大禮臨大節獻可替否
任賢去邪言可得聞乎無乃以裂冠毀冕行怪而已矣
遠覿望之末見其可直人不以其直也不敢以道狥物
而忘其身赴井救人傷教害義殆非所謂習禮者矣
崔祐甫廣喪朋友議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
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

儔益寡祐甫昔年嘗為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厯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念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盍示令議之利病猗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為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濶視光車美服為貴為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謏狹

不略我衰憊念噬膚之戚收門吏之儁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句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鎮方域況其渺瀰既廣嶄崒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彬州炅知龐歙州濬或以疾而歿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沱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斂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

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慼容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叅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為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為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為尚書倅僕慼杜蕢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唾鄙之詞充物於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頻慼而相

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如不能已僕

懦夫也因是而自誨及其宴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

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

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歘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

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

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

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成客或謂祐甫曰韋湖

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

飾情强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剥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内魯故宋之義盍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强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予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郿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

籍甚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銜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為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為魏公使介令兹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兹又近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腆中

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為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懐重公平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

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荆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兹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韋縚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

姨舅親即未疎恩絶不相為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韋述議曰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先王之制謂之彞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楊仲昌議曰鄭文貞公魏徵

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踈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記曰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旣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譖齊王憲言其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姓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當愧之汝親太后子特承慈

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葬周主既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居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亦令依行

宋孝宗詔起劉珙爲宣撫使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説此

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誘者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令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冐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别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令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包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

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濶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窺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為寢前詔

理宗時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

任道撡扶翊綱常自聞史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誋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㦸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黄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天徘

佪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之具臣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盡削遊士之籍

遺詔　二則

漢文帝遺詔　朕聞之葢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海內安寧

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令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他不在令者皆以

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如其故毋有所改

霍光為奉車都尉光禄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黄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

游五柞宫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太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决於光

遺令七則

晉侯先歸魯襄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茍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名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楚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其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

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

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

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

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晏子病將死斷楹而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

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

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顔氏之才何

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晉成帝名南陽樂謨為郡中正潁川庾怡為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卞壼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

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庚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為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為

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絶其表疏以為永制朝議以為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

宋高祖疾甚名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

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

遺表 四則

漢來歙上遺表 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

黄瓊疾篤上書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髙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

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陟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劔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専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絶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

離自是歷高而不傾任力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
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
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
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
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
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
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殞歿為報而坐陳
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外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

罪繊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吳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　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

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埶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為之流涕

宋范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

且云葢當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純仁性夷易寛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葬三十則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

毋失其土宜衆隷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令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魯昭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

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馬用之乃使以葬

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

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墨子節葬篇　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

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犯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於天子富

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令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劒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垛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本吾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

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政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舜堯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

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軫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上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

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

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察者此也

呂覽節喪篇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

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扫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奸邪盜賊冦亂之難豈不惑哉避之

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椁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

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鐘鼎壺濫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

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羽旄旌旗如雲僂翣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安死篇　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賔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人之

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

數是故大墓無不抇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釡䰙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

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扫齊未亡而莊公冢扫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

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鬬爭反為用矣吾不非鬬不非爭而非所以鬬非所以爭故凡鬬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鬬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歴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歴級非禮也雖然以救

過也

漢劉向諫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葢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

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

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

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

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
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
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
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
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
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
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
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

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在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内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

攷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宫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絶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嚴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

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惛焉以
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
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葢世
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
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
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
覽明聖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

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成帝罷昌陵詔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内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揺之心

光武帝作壽陵詔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聞之上疏

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湼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

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且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

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恩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為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為不可王孫

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
高靡財殫幣而腐之于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
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
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
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
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
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

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之制禮令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為櫝葛藟為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令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

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勑子肩
記曰喪雖有禮哀爲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
則不然并棺合椁以爲孝愷豐貲重襚以昭惻隱吾所
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
所乎聖主明皇其猶若斯況于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
同即會時乖則别動静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
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没卷席而葬身
亡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耶況

我鄙闇不德不敢薄意内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祇蕭建送喪到家子㣲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㫖明達

張奐卒年七十八遺命　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

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纒以纊緜牢以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

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為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王祥遺令訓子孫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

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

勿纒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

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壠

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

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為朝

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

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

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

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顔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逺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石苞豫為終制　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唅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

葬嬌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于合禮典者耶諸子遵之

杜預先爲遺令　古不合葬明于終始之理同于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葢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産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

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歲無毀險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覩伊洛北望夷叔曠然

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于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歛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

皇甫謐篤終論　玄晏先生以為亡存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夭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

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隅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隅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黄泉之親

死多于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豈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錮

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于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唅之物一皆絶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猶為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絶之後便即時服幅巾

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

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令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寃悲没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琅邪王煥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歴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

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　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棺槨輿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為差則柷財大于壺明矣槨周于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于送終而有損于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

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于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于丘墓葢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于殯宫始則營草宫于山陵遷神柩于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令瑯邪之于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涓埃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

范冉臨命遺令勑其子　吾生于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于世氣絶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必便穿穿必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為貞節先生

北魏劉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傍游子遠諫不納

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于是弗果用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

大為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高澄入朝于鄴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羣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唐太宗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務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故不為耳昔張

釋之言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後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其中無金玉邪且令釋服已依霸陵而丘壟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疏奏不報世南復上疏以為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令以數月之間為數千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逮太宗乃以世南疏授有司

令詳處其宫房玄齡等議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武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為乾陵玄宫以石為門鐵錮其縫今啟其門必須鐫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為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韓愈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非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

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

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嚙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大子少葬有闕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山及其反葬也遠者

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岀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逺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于既

葬而三月則除之末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後周太祖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宫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勿修下宫勿置守陵宫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李建勲病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

死葬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及江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勲冢莫知其處
宋程頤葬説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

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寖遠曽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陵墓 四則

晉傅亮為劉裕至洛陽謁五陵表　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届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境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鐘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

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藩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張士烈為吴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絶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絶祚一時並祀親與項

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絶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侠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

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威振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勲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狥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絶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

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前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冦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嘗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猒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任昉為范雲作求立太宰碑表　原夫存樹風猷没著徽烈既絶故老之口必資不刋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啟必窮鐫

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刋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顔故太宰
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
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
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
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鵷鷺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
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
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置
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徽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

丞相疑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刋立寧容使長想
九原棋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輶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
甄值疏網之弘弛賔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
不答而與帷毀蓋未蕁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
不隅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
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為下彬謝修卞忠貞墓啟　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勑當賜修理臣
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

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敎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敎義非求效於方今壹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

弔 四則

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劉向修文篇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賔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賵贈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葢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

齊景公遊于蔞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馹而驅之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于國者四下而趍行哭而

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吕大鈞弔說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絶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

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賵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賔客主人見賔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賔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賔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

喪主之待賔也如常主喪賔之見主人也如常賔如常賔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賔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寛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為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隷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為襚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為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己者悉以他辭受焉庶幾其可也

哀輓 五則

魯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賈誼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

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鈆刀為銛吁嗟默默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寳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勿深潜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

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歴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遥增繳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横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螻蟻

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

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絶哭令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

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于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黙黎之怪頽岸乎𩔗其所以顧命冢嗣遺謀四子經國之畧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特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内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

婕妤妓人皆著銅爵臺于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輙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别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

乃繫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
於是遂憤懣而獻吊云爾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
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秉靈
風而扇威推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
畧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闈舉修
網之絶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
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于九有固舉
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于浚

谷擀為山乎九天茍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慨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照于曩載將税駕于此年惟降神之緜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兹雖龍飛于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之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翼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朅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葢

世力葢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强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兹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没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穨歎追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静寢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没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内顧之纒緜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于履

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于玉房宣備物于虛器發哀音于舊倡矯慼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慧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于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

慨獻兹文而悽傷

潘岳馬汧督誄　維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内屬羌反未弭而編户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于塗炭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宵遯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葢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泰隴之僭鞏更為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

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户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之竭芻茭罄絶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罚以鐵鎖機關既縱礌而又升馬矟陳焦之麥柹梠桷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烟傍起歷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塹窴壺罌瓶甋以偵之將穿城響作因焚穢火薰之潛氏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

于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憧益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隷數口穀數十斛考訊吏兵以櫝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勲効推極小疵非所以褒奬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令追

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䰟而有靈嘉兹寵榮然潔士之聞織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喋害則皆姤之徒也嗟乎姤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于都市手劒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然則忠孝

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策而贈之微臣託乎僐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兹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奪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衞墉不增築婪婪羣狄豺虎競逐輦更恣睢潛跱官寺𪗋萬虓闞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扇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户以汲累卵之危

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壺劇以長塹鉾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掊穴以斂木石匱竭萁稈空虛瞯然馬生傲若有餘罥罛為罯柹松為芻守不乏械歴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氣戎釋我徒顯誅我師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

關右震惶分我汧度化為冠糧賓賴天子思謩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未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剟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尠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斵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織鷹揚鲁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於何不至慨慨馬生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眡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

如何杳㛍揺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犾隷可頌況曰家僕剔子雙鼉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割扶老携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勲班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寃魂嗚呼哀哉

孔坦遷尚書未拜疾篤庾氷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耶氷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𤔡

繇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于中原反紫極于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令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禄勲謚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

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于世世常須才況于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與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

經濟類編卷四十五